

書牆的聯想

書牆是書們居住的「家」，一如房子是人們居住的地方一樣。房屋需要打掃，才不會藏污納垢，書牆也需要清理才不致讓衆書蒙塵。

元旦那天，我們爲了迎接六十年的新氣象，決定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書牆大整理。

整整一面牆，由地面通到天花板，共分四十大格，不必說擦洗，光是把幾千冊的書搬進搬出，就够稱得上「工程」浩大了。

我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書一本本由牆上先搬下來。第二步是準備肥皂水，一會兒濕布，一會兒乾布，一格格地清洗，忙中有序。

第三步是把搬下來的書，重新歸類組合，然後各自安頓在他們該放的位置去。「安頓」也實在是一門大學問，有些出版社我們的藏書是浩浩蕩蕩，成行成列，排起來既大方又美觀。而有些出版社的書却是孤零零的，排在牆上是那樣的孤單而不惹眼，更麻煩的是明明同一家出版的，却是品類龐雜，一下四十開的，一下三十二開的，一下二

□林貴真□

十四開的，大小不一，高低不齊，安置起來真是大費周章。

以上種種，說起來容易，忙起來倒也要十來個鐘頭——從上午九點鐘動工，到晚上九點鐘完工。這還是兩個人分工的結果，要只靠一個人，那幾乎是不能想像了。

這是書們最乾淨的一天，我們終於坐下來，面對着這一面彷彿剛梳過妝的牆，一股清新、舒坦、喜悅之情油然而生。

想想，書的命運一如人的命運一樣，真有幸與不幸之分。

同是人，降生在豪富之家的，他們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有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、錦衣玉食。若是不幸……其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同是書，他們的遭遇也有天壤之別。有些出版社，創辦之初就聲勢奪人，儼然出版界的大戶，在此出版的書，他們的生命就彷彿得到了保障，至少，他還不至於有中途夭折的命運了。

再說，一本書如果遇到的是一位愛書的主人，那無異千里馬逢伯樂，相得益彰。而假如萬一，那又豈只是五毛錢一斤的命運呢？

但人的命運有時可以操之在己，而書的命運却完全操之在人。

一本書的誕生，就像一個嬰兒的出生，那真是一件大事。

一對盡職的父母，在他們兒女誕生之前，那種細心和呵護，總是無微不至的，所以他們孕育出來的生命，大多不會是「畸形」的。（先天遺傳除外）同樣的，一本書的誕生，出版人應該就像是孕育他的父母，一個健全的出版社，它孕出來的「子女」——從內容、編排、印刷、裝訂到出籠，不管是內文還是封面，應該像一個身心健全的嬰兒，充滿生命力和朝氣，受萬人祝福的。

人的一生多半由絢爛歸於平淡，書的生命又何嘗不是如此？

通常一本書的生命是極其短暫的，（經典之作除外）一本新書更像一位剛梳好妝的新娘，全身上下，喜氣洋洋，正是待價而沽，萬人矚目的時刻，所以走進書店裏，你看到的最醒目的位置，多半是留給新書的，但是不出三兩個月，當你再度蒞臨，看到的將是只見「新書笑」而不見「舊書哭」的局面了。

說起來，那已經算是歷史了。

民國五十二年，文星書店的誕生彷彿出版界的

一顆彗星，一朵奇花。

文星叢刊從第一號梁實秋的「秋室雜文」起，

首創四十開本的先河，曾引來多少人的注目和好感。在當時衆多的知識分子中，文星叢刊幾有人手一冊的記錄，多少家庭的藏書，「文星」是成列而不是成本的，那時衡陽路上的文星書店，有多少莘莘學子流連、徜徉。魔力所及，當年多少響叮噠的名字：陳西潒、徐訏、司馬桑敦、黎烈文、蔣廷黻、陶百川、陳香梅、喬志高、林語堂、徐鍾珮、黎東方……串成「文星」赫赫的作家陣容。轟動一時，梁實秋翻譯的莎氏比亞全集是當時文壇的一大盛事，也是「文星」的另一項傑作……。

誰知，不到幾年的功夫，自從「文星」結束了衡陽路的書店，遷至峨眉街重新開張後，「它」就開始走下坡的路了，提到出版，可以讓人如數家珍般的「文星」終於像天邊的一顆流星，劃過一道光芒後，從此走進歷史。

望着書牆上那長長一排「文星」，雖然一本本已嫌古舊了些，但「它」所散發出來的智慧，却久久令人懷念不已。

繼「文星」之後，以白先勇為號召的「晨鐘」，似乎挾雷霆之勢走進出版

業。那雪白、精裝、三十二開的封面，帶給人又一番新姿。幾次所領導舉辦的國際學舍書展曾經盛況一時，而全臺書城的開幕更是繼中國書城之後出版聯營的另一高峯。

正當這一切顯得有聲有色的時候，消息傳來，「晨鐘」縮小業務，至今，「晨鐘」不響，已有好長一段時間了。

「前仆後繼」是人們時常拿來形容今天出版業的話。近幾年來，的確，新的出版社如雨後春筍，很多文科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都有創業的雄心，往往三、兩個人偶一湊合，一家新的出版社就宣告成立了。但迄今為止，當年「文星」雄姿，已不復再現，當此面對一牆的書，除了有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感慨外，更有那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往事知多少？……。